温州一家人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
只有经历过绝境而不绝望的人，才能成功
辉煌的人生应该是积蓄、爆发，再积蓄、再爆发，直至生命终结

高满堂◎著



这是一部见证了中国私有经济发展过程的断代史
这是一户草根人家原生态的创业发家史

著名作家高满堂历时三年精心打造

温州商人海外创业的一段传奇



他们是一群比犹太人还会赚钱的人——温州商人
温州人数百年来发家致富的秘诀——"星会"

同名电视剧在央视隆重推出热映荧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4
第三章 29
第四章 43
第五章 58
第六章 73
第七章 84
第八章 101
第九章 115
第十章 132
第十一章 146
第十二章 160
第十三章 176
第十四章 194
第十五章 206
第十六章 222
第十七章 234
第十八章 247
第十九章 263
第二十章 277
第二十一章 293
第二十二章 311
第二十三章 326
第二十四章 342
第二十五章 356
第二十六章 370
第二十七章 384
第二十八章 400

第二十九章 417
第三十章 431

第一章

这是一座被清晨薄雾缭绕的山清水秀的贫穷小山村。古庙、古祠堂、古宅大院等几座破旧的古砖瓦建筑，被一片杂乱无章的破旧茅草房淹没，整个山村破败潦倒，缺乏生气。

学校上课的钟声响了，周阿雨背着书包从石板路上跑过。她脏兮兮的小脸上，闪着一双清秀机灵的大眼睛，瘦小单薄的身上穿着不合身的破旧衣服。

学校由村头古庙改建而成，院子里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古树，一口古钟挂在这棵树上。周阿雨气喘吁吁地穿过院子跑到教室门口，哈下腰两手撑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着。

老师戴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村里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四眼”。老师正准备讲课，瞥见教室外的周阿雨，走过去打开门。周阿雨站直身子胆怯地说：“老师，对不起，我又迟到了。”

“四眼”老师问：“一早又到集市去卖炒瓜子了？”周阿雨点点头，接着小声解释：“我找不到表……”老师叹口气说：“能来就好，快进来吧，要上课了。”

周阿雨找到自己的位子刚要坐下，老师让她和黄日跳往前坐。周阿雨这才注意到，教室里空空荡荡的。老师无奈地说，其他同学都被大人带去做生意，不会来了。周阿雨听话地坐到第一排中间的位置，黄日跳拿着课本过来，在她身边坐下。两人相视一笑，既默契又亲密。

老师打开备课本，习惯性地说，同学们，现在上课。周阿雨和黄日跳忍不住想笑。教室里失去了往日朗朗读书声，满眼满世界都是如何挣钱。老师还沉浸于过去，交代着上面的指示，无非是“五讲四美三热爱”。

这时，有个村民在外面敲了敲破窗叫道：“阿雨，你在意大利的表舅来了。你爹叫你快回去，弄不好还带你出国呢！”

黄日跳小声问：“周阿雨，你要去意大利吗？”周阿雨没回答，一直看着老师。老师叹息一声说：“周阿雨，你爹叫你，回家去吧。”这种情形他已经习以为常。

周阿雨跑进自家院子，几个村民正从里面出来，村长的儿子手里小心翼翼地拿着一块电子表，一脸兴奋。别人要看看，他赶紧把电子表举起来说："别碰，这是阿雨表舅给我的，意大利货，好几千块里拉。你要是碰坏了，就是把你身上的血都抽去卖钱也赔不起！"

周老顺在堂屋里表演喷火木偶，一边表演一边唱。喷火木偶也叫烟火木偶，艺人将戏曲、神话人物等木偶造型混于烟花之中燃放，在烟花的带动下，焰光中木偶凌空飞舞，五彩纷呈，栩栩如生。每当演出接近尾声或是演到最紧张的时候，先是有"滋滋"的声响，接着就有一股火药味，木偶依靠焰火喷发的冲击力跳出纸盒悬挂在空中或腾、或跳、或飞、或舞、或翻跟斗；与此同时，"烟花轮"也层层朝天燃放，五颜六色的光把夜空照得妩媚多姿。

周老顺耍完，把喷火木偶放下。阿斌说："姐夫，没想到这么多年，这玩意儿你还玩。"周老顺说："要不是你回来，村里不让玩，说是资本主义尾巴。"阿斌挨个给来人发555牌香烟，大伙都别到耳朵上舍不得抽。有人问："阿斌，这些年你在国外挣了多少钱？"周麦狗抢话："我表舅挣多少钱能告诉你吗？"众人眼里满是羡慕，阿斌自然很受用。

傍晚，周老顺、赵银花、儿子周麦狗、女儿周阿雨和阿斌坐在一起吃饭。麦狗喜滋滋地摆弄着手腕上的电子表问："表舅，到意大利坐火车还是坐船？"阿斌说："坐火车和船都太慢了，坐飞机。"麦狗又问："坐飞机舒服吗？"阿斌笑："腾云驾雾，神仙一样，当然舒服了。"麦狗说："比坐东方红拖拉机还舒服吗？我们大队有一台，我爸开过，我还坐过呢！"

周老顺对阿雨、麦狗说："你们两个吃饱了出去玩会儿，我和你表舅有大事商量。"麦狗不乐意："外面下雨呢！"周老顺说："下雨又不是下刀子！"阿雨起身往外走，麦狗没办法，只好跟着走出去。

周老顺问："阿斌，意大利那边阿雨上学的手续办下来了吗？"阿斌说："意大利那头该办的都办了，不过只让带一个，还必须是直系亲属。就是说，得把孩子过继给我。不过继签证就办不了。放心，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继只是个形式。是送麦狗还是阿雨走，你们商量商量吧。要是定麦狗，他满十六岁了，到那就可以打工挣钱。如果是阿雨，最少得先上三年学，上学的钱你们得出，不是小数目。”

夜晚，两口子睡在床上，赵银花对周老顺说：“阿斌说有困难，我们就不把孩子送出去了吧？”周老顺搂住赵银花说：“你就是缺长远眼光，看看阿斌出去这几年混的，上意大利，那是去天堂享福！阿斌只能带一个走，你是当妈的，我得问问你的想法。”赵银花说：“我哪个都不让走。”周老顺说：“你这么说，这事就得全听我的了，我让阿雨走。我有道理，第一，麦狗出去马上可以打工挣钱不假，可是看不懂、听不懂、说不懂，只能零敲碎打做杂工，挣不了几个钱。阿雨三年书一读，就成意大利人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挣多少钱就挣多少钱。第二，这俩孩子，一个是会叫的狗不咬，一个是会咬的狗不叫。麦狗天天咋咋呼呼的，没主意。阿雨闷不作声的，主意比我还正，将来一定能成大器。”

赵银花叹道：“这个家快妻离子散了。”周老顺说：“你今天就没说对一句话，应该是离光宗耀祖不远了！”

赵银花为阿雨上学的钱发愁。周老顺说：“钱的事我已经想到办法了。你放心，我说有办法就有办法，只有我周老顺想不到的，没有我周老顺做不到的。”

第二天上午，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周老顺宣布：“我和你们妈商量了，决定让阿雨出国。”麦狗急得有些磕磕巴巴地问：“那……那我呢？”周老顺瞪了麦狗一眼：“你给我老实在家待着！”麦狗大声反问：“为什么？！阿雨这么小就让她去外国打工，我不肯！”周老顺说：“她是去读书！”麦狗气呼呼道：“我要读高中你不让，却让阿雨出国读书，你偏心！”

周老顺对赵银花说：“听见了吧？半分钟前还在心疼阿雨，一转眼就说我偏心，说变就变。”麦狗说：“我没变，我就是要出国！”周老顺说：“你是儿子，就得在家传宗接代，守住这个根儿。”

麦狗道："我都和同学说了，不去要被他们笑死的，我就得去！阿雨出去要花钱，我出去能挣钱。"周老顺说："你想挣钱在哪都能挣，这事就这么定了，天打雷劈都变不了！"麦狗气恼道："你不是我爸，我这一辈子也不认你这个爸！"说罢转身冲出去。

阿雨要追麦狗，周老顺喊："阿雨回来！不该说话的上蹿下跳说了半天，你这个该说话的，半天一个字也没蹦出来，你也说两句。"阿雨泪眼婆娑地看着周老顺问："我是你亲生的吗？"周老顺说："废话，不是我亲生的，你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阿雨说："我不出国！"周老顺很干脆："这事没得商量！"阿雨也跑了出去。

赵银花说："非得让阿雨走吗？她还这么小。"周老顺说："你大，让阿斌带你走，走得了吗？"

"我跟你说正经的。"

"我哪点不正经了？"

赵银花试探着："我是说，非得走一个，还是让麦狗走吧。他大一点，是男孩。"周老顺脱口道："就因为是儿子，所以不行。"赵银花有些不满地说："老顺啊，嫁给你到现在，大小事情都是你说了算。这回你总该跟我说句实话吧？"周老顺很不情愿地说："我不能把儿子过继给人家。""阿斌不是说了，那只是走个形式嘛。""走形式也不行！"

喝了半天酒，天色暗下来，阿斌打着哈欠，进屋要睡觉，转身关房门。突然发现门后藏着一个人，把阿斌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是麦狗。麦狗给阿斌跪下说："舅舅，求求你了，带我走吧。"说着趴在地上磕起头来，一边磕一边哽咽道："我的同学都出国了，我留在这儿一点儿面子也没有。大家会笑我丝瓜打鼓，中看不中用，我没脸出门。"阿斌把麦狗扶起来说："这是你爸定的。"

麦狗说："你偷着把我带出去。"阿斌皱着眉头说："出国得办好多手续，还需要钱，这些事你爸不松口，我说了也不算。"麦狗眼中含泪问："那就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吗？"阿斌无奈地摇摇头。麦狗绝望地哭着说："我走不了了！"

阿斌说："别哭，要不我再和你爸说说。阿雨去了还得上学，那要花钱，你跟我出去是挣钱。"麦狗沮丧地说："我爸比牛还犟，我从小长到大，他说出口的事儿，就没见他改过。舅舅，现在全靠你了！"

阿雨的屋里没点油灯，明亮的月光从窗户和门缝里射进来。阿雨一个人躺在破木板架子上，哭红肿的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赵银花进来坐到阿雨旁边，阿雨带着哭腔央求："妈妈，我能不能不去意大利读书？"赵银花没吭声，在这个家里，男人是天，她说了也不算。

阿雨哭着说："妈妈，我从来没出过远门，连温州城里都没去过。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表舅，我和他一点儿也不亲。我害怕，我不会说意大利话，我不愿跟他去意大利……"赵银花心如刀绞，舍不得这个懂事的女儿，她还是没吭声，因为一张嘴眼泪就会滚落下来。

阿雨抓住赵银花的胳膊摇着哭着央求："妈妈，求求你和爸爸好好说说，让哥哥去意大利吧。我会天不亮就起来到集市上卖炒瓜子，从天光卖到黄昏，卖到半夜也可以。再苦再累我也不抱怨，也不会哭……"赵银花的眼泪刷地流下来，她抱住阿雨说："别怨你爸，他也是为你好。"

母女俩满脸泪水地紧紧相拥，她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翌日清晨，朝霞满天。在瑞安汽车站里，赵银花紧紧搂着阿雨，母女俩哭成一团。周老顺拉住阿斌叮嘱道："阿斌，我把阿雨托付给你了，这孩子可是我的心肝儿肉。"阿斌说："姐夫放心吧，我肯定会把阿雨照顾好！麦狗呢？他生着气，不会出什么事吧？"周老顺吐了一口唾沫说："谁知道去哪儿了，不用管他。"

车就要开了。周老顺转身嘱咐阿雨："到意大利一定要听你表舅的话，他说的话就跟我说的一样，他说东你不能往西，他说南你不能往北，听见了吗？"阿雨没应声，也没看周老顺，跟着阿斌往前走。周老顺又喊："阿雨，你给我记住，你是代表我们老周家出去的，一定得有出息！好好读书，将来挣大钱，给老周家争光，光宗耀祖！"

满脸泪水的阿雨仍然没有回头，跟着阿斌上了汽车。汽车开动了，赵银花追车喊："阿雨……"她追出老远，直到实在跑不动了，才站住

大哭不已。周老顺看着汽车消失，心头一酸："这闺女，是要不认我这个爸爸了。"

客车从路上经过，扬起一地尘土。一脸泪水的麦狗站在路边的一处高地上，看着汽车越走越远。车窗旁，泪流满面的阿雨看见了麦狗，对着他喊着"哥……"

麦狗背着一个大包，沿汽车开过的道路往前走去。他发誓，再也不回这个家了，一定要混出个人模狗样的。

回到家里，赵银花掉了魂一样。她收拾门口凌乱的鞋子，发现阿雨那双破旧的小鞋，忍不住又哭了。周老顺说："哭什么呀，麦狗呢？"赵银花说："是你把他气跑的，你给我把儿子找回来！"

周老顺不屑地说："跑？他还没那个胆。"赵银花撒泼："你个混账东西，把女儿弄走了，要是儿子找不到，好好的家就这么散了……"

周老顺说："收拾收拾，我们也走，去温州闯荡！省得今年盼明年好，明年还是吃不饱。这个家也该翻翻身了，过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赵银花赌气说："我不去，我就在这家里待着。""不去也得去，我已经把这房子卖了，凑了阿雨上学的钱。"

赵银花惊叫道："什么？你……你再说一遍！"周老顺平静地说："再说十遍也一样，我把房子卖了。"赵银花瞪圆了眼睛喊："谁叫你卖房子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我告诉你，你也不会同意，我就自己决定了，钱除了给阿斌，还剩了一些。"

赵银花痛心疾首地说："这是祖屋，是祖公业啊！卖不得呀！你卖了祖公业，在村里会一辈子抬不起头的。告诉我卖给谁了？我找他要回来！"周老顺说："棺材都抬到清明桥，回不来了。"赵银花一屁股坐下哭道："这日子没法过了……"

周老顺一脚踢开一个破脸盆，脸盆"咣咣当当"滚落在墙角："不是没法过了，是为了过得更好！我是穷疯了，穷怕了，穷出鬼来了！穷得连祖公业都敢卖了！不卖行吗？不卖拿什么让阿雨出国！不卖掉这破破烂烂的祖公业，守着它，供着它，下辈子、下下辈子还是吃苦受穷的命！"

周老顺又一脚踢飞个小板凳："我也跟你说实话，卖祖公业，自断后路，这主意我琢磨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这两年，温州城里人人都在做生意，开始还偷偷摸摸，现在越干胆子越大，都发财了。这就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去干去发财！我要一条道走到黑，死也不回头！"

麦狗一个人坐在楠溪江边，望着湍急的江水发呆。他觉得自己的世界一片灰暗，活着没有前途和希望。这时，周老顺出现在麦狗身后，他过于专注没有发觉。周老顺捡起一块石头扔进江里，水溅了麦狗一身。麦狗回头，见是周老顺，便用仇恨的眼神看着他。

周老顺说："我估算着走十里地能找到你，这还没出五里就看到了。"麦狗气呼呼地说："我已经不认你这个爸了，家我也不回了。"周老顺点点头："好啊，说话倒像是我的种，但做起事来总是三日风四日雨的。"麦狗毅然决然地说："你说什么都白搭，反正我已经决定了。"周老顺郑重其事地说："那你走啊，再走五里地我还能找到你。你一个孙猴子，还想蹦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这爸爸也不是你说认就认，说不认就不认的。老子生了你，这辈子都是你爸，你走到天边我都是你爸！"

麦狗瞪着周老顺，不知道说什么好。周老顺说："起来，老子和你打个赌，你赌赢了，老子就不再管你；你输了，就得听老子的，老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麦狗蹦起来问："赌什么？"周老顺指着江水："赌谁敢从这跳进江里洗澡。"

麦狗看着江水犹豫了。周老顺催着："跳啊，不是想跟老子叫板吗？那就拿出点样子来！"麦狗往前走了两步，还是没勇气跳下去。周老顺又催："快跳，我没工夫和你在这耗，温州还等着我去发财呢！"

麦狗反问："你敢吗？"周老顺二话没说，脱掉衣服跳进江里游起来，他扑腾着，很得意地喊："好久没洗过这么舒服的澡了！"麦狗受了刺激："有什么了不起的，跳就跳！"他脱了衣服，但面对江水，还是有些胆怯。周老顺说："算了吧，输给老子又不丢人。"

麦狗终于跳下去，也在水里扑腾着。周老顺笑着："这才像我周老顺的儿子！"麦狗喊："我跳了，我赢了！"周老顺哈哈大笑："你赢个屁，老子先跳的，从今往后，你还得乖乖听我的！"

早晨，太阳刚露脸，周老顺就带赵银花、麦狗背着行囊离开了家。周老顺头也不回，赵银花眼里含泪一步三回头。乡里乡亲都赶来送行。

八十岁的五叔公看着赵银花责备："银花，这个家你管得好啊！"周老顺说："五叔公，是我的主意，不怪银花。"五叔公指着村里的房子，狠狠打了周老顺一巴掌："小顺啊，这村里前前后后走了多少人，可卖祖公业你是开天辟地第一个！"五叔公边说边斜眼看赵银花。赵银花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五叔公。周老顺忙说："五叔公，你放心，我今天敢卖，明天就一定能把它买回来。你老不是想着修祠堂吗？到时候我出大头。"

一个村民好奇地问："你们打算到哪儿去发财？"周老顺说："先去温州城里。"另一个村民问："你们打算到温州城里做什么生意？"周老顺说："现在说不好，走一步看一步吧，什么赚钱就干什么。"

五叔公拍了拍周老顺的肩头说："走也好，当年走出去的，漂洋过海的，不少都发了大财。像我这样没出息不敢走出去的，也就只能过着东欠馒头西欠债的日子，一辈子算是白活了。"他叹了一口气，"我要是和你一般大就跟你走，搏死搏活也要搏出个甲鱼翻身来。"说着他哆哆嗦嗦掏出一元钱递给周老顺，"这是你五叔公一点儿心意，拿着。"

周老顺说："五叔公，你还欠着生产队的粮钱，哪有闲钱？这钱我不能要。"五叔公坚持要给："小顺啊，这钱你一定要收。给出门人送路财，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这个老规矩可不能在你这儿破！"众乡亲纷纷劝说："是啊，收下吧。"周老顺说："那我就谢谢了。"他两手合在一起。众人纷纷解囊，有的往他手上放一块钱，有的放几毛钱，有的小孩子放几分钱。

钱收完了，周老顺手捧着钱给大家鞠了个团躬，眼含泪水感动地说："谢谢，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这些钱都是你们从牙缝里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来的，我老顺忘不了你们的恩情。麦狗你要记住，我们家将来要是挣到钱，发了财，绝不能忘了我们的邻里乡亲！”

辞别乡亲，周老顺撑着竹排载着全家顺楠溪江而下。青山绿水，风景如画。赵银花望着家的方向无声地哭泣，不时拭去脸上的泪水。麦狗噘着嘴用眼扫视周老顺，一脸不满。周老顺忍不住也抬起头往家的方向回望一眼。开弓没有回头箭，周老顺在心里起誓，一定要风风光光地衣锦还乡。

上了岸，周老顺一家人背着行囊急匆匆走着。一台装废品的手扶拖拉机从不远处驶来，驶近周老顺时突然熄火了。司机赵冠球一次次加油门，手扶拖拉机突突响着就是半点不动。赵冠球跳下来，用脚踹车轮、车厢，边踹边骂：“你又给我耍赖皮，我看你就是欠踢！不踢扁你我就不姓赵！”

周老顺回头看着，见赵冠球踹个不停，若有所思地笑了。赵冠球气不打一处来，吼着：“笑什么笑？幸灾乐祸呀！”周老顺说：“我不是笑你，我是笑我自己见识少。”赵冠球说：“笑你自己到一边笑去！”

周老顺夸张地退到一边：“过去，只知道拖拉机这东西要人坐上去开它才走。今儿个长见识了，知道还有一种拖拉机，要在下边用脚踢它才会走。”赵冠球火了：“别人火烧到头顶，你倒跑过来说风凉话！你想干什么？”

周老顺说：“我想帮你踢。人多力量大，四只脚总比两只脚顶用，你说呢？”说着真就抬起脚做出要踹的架势。赵银花赶忙上前一把拽住：“这死老顺，等车还等出本事了！”转头对赵冠球说：“他这人就这德行，别和他一样。”

周老顺笑道：“兄弟，你遇上高手了，叫我一声老顺，我保证顺顺利利让你这宝贝跑起来。”赵冠球狐疑地瞅瞅周老顺：“你行吗？”周老顺说：“行还是不行，就看你肯不肯叫我一声老顺了。”赵冠球无奈地叫：“老顺！”

周老顺神秘地笑道：“你上去打着火，我喊一、二、三，到了三，这东西不走也得走。可有一点，你不能回头看，你要是一回头，我这

法术就不灵了。”赵冠球疑惑地打量了周老顺一眼：“你以为拖拉机是小学生做广播体操啊？听到喊一二三就伸腿踢脚了？”

周老顺说：“你说得对，拖拉机真不是小学生上操，可在我眼里，它不是拖拉机，是木偶。线儿牵在我手上，那根线我能看到，别人见不到。”赵冠球说：“好，今天算我遇到半仙了，我信你这半仙一把。”周老顺笑：“半仙算不上，当你的师傅绰绰有余。我再说一句，师傅喊一二三的时候，你不能回头，你要是回头，我的法术就不灵了。到那时拖拉机走不了你可别怪我。”

赵冠球上车打火。周老顺朝麦狗示意，麦狗不情愿走过来。周老顺将两手放到车厢上示意，麦狗也学着他的样子将手按到车厢上。周老顺和麦狗同时喊：“一……二……三……”手扶拖拉机果然起动了。

赵冠球笑着说：“老顺，真人不露相啊！”周老顺两手本能地抽动一下，不屑地说：“这算什么，真本事还没放出来呢！”赵冠球问：“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周老顺说：“我们在等长途车到温州城里。”赵冠球说：“那正好，我也去温州，你们就坐我的车吧。”周老顺假装着说：“这怎么好意思呢？”赵冠球真诚地说：“别客气，我这也算是请了个师傅跟车，万一这家伙再犯毛病，也有人帮我修理。”

一路上，手扶拖拉机又熄火几次，都是周老顺一家三口下车推才发动着火。赵冠球说：“真感谢你们，要不然，我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周老顺说：“我也真感谢你，要不是这家伙熄火，我仨人车票钱早就不姓周了。”

赵冠球、周老顺哈哈大笑，只有麦狗还生闷气。周老顺说：“你瞧瞧你那头缩眉低的样子，像个男人吗？”麦狗说：“头翘得像鹭鸶就是男人了？”周老顺说：“当年你爷爷去法国的时候，只有十岁大，比你小六岁！”麦狗翻白眼：“又来了，我爷爷十岁去法国，你哪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周老顺给噎了一下：“我——我怎么来的你管不着，你管你老子从哪来的！”

天黑了，走走停停的手扶拖拉机才开进赵家院子。院里堆满废品，一根高高的木杆上挂着个电灯泡。赵冠球的妻子李阿香抱着孩子从一

间石棉瓦搭成的小屋里出来问："冠球，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赵冠球说："这破车又犯病了，能不晚？要不是周大哥一家帮着，怕是明天早上也回不来。"

李阿香笑道："周大哥、周大嫂，你们受累了，快进屋吧。"周老顺说："受什么累？白坐了车，一路上又看了光景，赚着了。乡下人，身子骨没那么金贵，这一车的东西，压在车上轮胎可受不了，卸车吧。"

赵冠球说："车是得卸，可你是客人。"周老顺说："一家人，哪是客人。"说着，就去卸车。麦狗和赵银花也上手卸车。

李阿香把孩子放到床上，开始烧火做饭。孩子哭了，赵银花过去抱起孩子，孩子像是跟她特有缘，立刻不哭了。李阿香看在眼里，暗暗称奇。废品卸完，李阿香从门口探出头："冠球，饭好了。"赵冠球说："周大哥，走，咱哥俩好好喝一壶。"周老顺说："兄弟，你把我们一家拉到城里，我们已经感谢不尽，这饭哪好意思吃啊！"赵冠球一手拉着周老顺，另一手拉着麦狗朝屋里拖去。

桌子上摆了两个炒菜，几个温州小菜，众人围在一起吃喝。周老顺说："兄弟，有个事得求你。"赵冠球说："周大哥有事儿尽管说，谈不上求。"周老顺说："我们这一家子今晚没地方住，想在你的手扶拖拉机车厢里睡一晚上。"赵冠球摇头说："那里怎么能住人？你要不嫌弃，就在我这凑合一晚上。"

周老顺笑着说："早些年出民工，野地都住过。这手扶车可比野地强一百倍。"赵冠球说："一个破手扶，不能挡风遮雨，你一个还行，这又是嫂子又是孩子，弄不好要出病。"李阿香说："周大哥，要不，你就和嫂子、孩子过来住，让冠球睡手扶。"周老顺赶紧说："不行，把你们的生活打乱了，还不如我们另想办法。"

赵冠球只好说："周大哥，你真不嫌就随你，爱住哪儿住哪儿。我这别的没有，破烂有的是，你就拣点破烂遮挡一下吧。"周老顺说："那就更感激不尽了。"

夜色中，周老顺在废品堆旁转悠着。他找来四根竹竿，分别插到手扶拖拉机车厢的四个角，和赵银花、麦狗一起用破绳头绑住。上面

又搭几根竹竿，同样用破绳头绑住。塑料布围到竹竿上，手扶车厢真的像一间房子了。有风吹来，塑料布被吹起来，赵银花从旁边随手扯出一块长长的大红布，显然是一条开会时的大横幅，绕着四角缠了一圈儿系上，塑料布不飘了。

麦狗念横幅上的大字："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周老顺很开心："好，国家的号角吹响了，咱家的号角也吹响了。上车，快速前进！"他掀开塑料布一角搭到上边："咱周记新房盖好了，不错吧？"赵银花嗔怪："都住天底下了，还嘴上抹油，早点上车睡吧。"

月在天上，麦狗和赵银花躺在车上睡了。周老顺坐在地上琢磨事。赵银花睁眼看到周老顺，爬起来下车来到他跟前："大半夜了，怎么不睡？"周老顺说："银花，我想到了咱们俩成家的事。那年秋天，大队说到年底结账，要买一台手扶拖拉机，谁家要办喜事，大队就派手扶当婚车。两家的老人就惦记上了，为坐那手扶婚车，硬是把我们的婚期从秋收拖到腊月，一直等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队里结账发钱。谁想到，那年的工分倒挂了，干一天活，挣十个工分，十个工分不但不给钱，还欠了队上六分钱。没办法，只得借两辆自行车结了个革命化的婚。等后来大队买了手扶，麦狗都三岁零一个月十八天，阿雨都满月了。"

赵银花说："那时候年轻，叫你骗了，要是换到现在，我才不会嫁你！"周老顺说："船大船小都在水上；铁硬铁软，都在炉中。有手扶没手扶，咱不照样生出儿女？再说了，当年没坐上手扶，今儿个补上了！我再给你说个高兴的事，告诉你，今天，咱挣到钱了！"

赵银花说："住到天底下了还穷开心，你就胡吹吧，什么时候挣的钱？我怎么不知道？"周老顺笑呵呵："明明挣到了钱，你还不知道。看来，在挣钱这事上，你得听我的。从我们在路边等车，就开始挣钱了。你想想，三个人的车费，一个人一块三，三个人不是三块九吗？晚上要是住旅店，一个人两块一，三个人就六块三啊，三块九加六块

三，是多少？算算。”“好，你能，你天天坐不花钱的车，天天住不花钱的床！”

周老顺一把搂过赵银花：“你这句话可值银子了！对，咱一定要想方设法降低住宿钱，少花钱就是挣了钱！”赵银花说：“你这么一算，咱这回进城，是进对了？”“那还用说，锣刚开，马刚到，就白赚了车票钱、住宿钱，天上掉个大馅饼。”“你头都钻到钱眼里，为钱家都不要了。”

周老顺说：“头要是还钻在地里，就不用卖祖公业……”他自知失言，赶紧打住。赵银花说：“卖房子的事阿雨知道吗？”“我特意交代阿斌，绝对不能告诉阿雨。”“这孩子，人小心重啊！”

周老顺岔开话题：“从看到这手扶上的破烂，我就划算，破烂这东西，谁多看一眼？可人家就看了，一车一车地收，要是不挣钱，能费那手脚？到了这儿，我特地多看几眼，这里什么都有。乡下有破烂，城里更有破烂。看见这些破烂，我就晓得，咱一家饿不死了，捡破烂也能过得比乡下好。”赵银花赞同：“人家能干的，咱也能干。”

周老顺就势鼓劲：“看到了吗？赵冠球媳妇手上还带着金戒指！那得多少钱？这年头，连饭都吃不饱，她还能戴上金戒指！”赵银花惊奇：“金戒指？你真看到了？”“看到了，黄澄澄的。”“她戴了几个戒指？”“一个。”

赵银花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头。周老顺问：“银花，她长了几个手指头？”赵银花说：“要不是六指的，一只手五个手指头，两只手不就十个指头嘛！”“你长了几个手指头？”“我长几个手指头你不知道？我是六指儿吗？”

周老顺笑着打趣：“我真巴不得你是六指！两只手都是六指才好。到时候，我买十二个戒指，把你的手指头上都戴满，一伸手，十二个戒指，金光闪亮的，到晚上不用开电灯！”赵银花赶紧捂周老顺的嘴：“小声点，麦狗睡了……”

第二章

深夜，电闪雷鸣，雨点打在手扶拖拉机车厢顶棚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所谓的顶棚，其实就是罩了一块大塑料布。

累了一天的赵银花和麦狗在拖拉机上呼呼大睡，周老顺在地上坐着打盹儿。雨滴从塑料布上滚下来，落到周老顺的脸上，把他惊醒。他看到塑料布还有几处漏水，爬到车上伸手去遮盖，不想塑料布的缝隙越扯越大，雨水落到麦狗的被子上。这边还没弄好，那边塑料棚也漏起雨。他伸出两只手接雨水，掌心的雨水满了，泼到车外再接。周老顺顾头顾不了腚，弄得手忙脚乱，他琢磨着得想个法子。

雨稍稍小些了，周老顺在废品堆里东寻西找，找到一个塑料盆和一个破铁盒盖儿，便又爬到车上，一手举盆一手举铁盒盖，雨点落在盆里盖里，啪啪响着。

赵银花在梦中喃喃自语："阿雨……阿雨……"

塑料布原本就不结实，在风吹雨打下极为脆弱，破烂的地方越来越多。周老顺像杂技演员耍接球，不断移动着塑料盆和铁盒盖儿接漏雨。动静一大，把赵银花给折腾醒了。她叹了口气，从周老顺手中接过塑料盆，跪在车上接雨水，抱怨说："你说这老天爷，早不下晚不下，咱刚到温州它就下了。"周老顺抹了一把脸上雨水说："这雨下得好啊！"赵银花气呼呼地说："你这是年三十死了头猪，不好也得说好！""老婆，天上的雨落到地上是什么？是水呀，有水就有财。我们一进温州，老天爷就给我们送财来。现在明白啥叫财源广进了吧？"

赵银花没心情听周老顺说笑："哎，你就是顾头不顾腚的，背上都湿了！""我后背早就湿透了。只要我老婆和儿子身上不湿，我身上全湿了也没关系，就当洗澡了，还不用花钱。"周老顺笑起来。"小声点，别把赵大哥一家弄醒了。"

夫妻俩各自举着手中的物件，忽而左忽而右地接雨水，仿佛表演舞蹈。

窗外的电闪雷鸣和噼里啪啦的雨声惊醒了李阿香，她推醒赵冠球，冲着外面努努嘴。赵冠球立刻就明白了，他起身拿着手电筒，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